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 第十二回 念糟糠真心卻配 憶父母上本辭官

詞曰：不是相輕佳偶，前人情厚。回思貧賤苦成家，這恩義真難朽。
今日名登華冑，身膺文繡。雙親何處盼茫茫，因此把君王奏。

右調《洛陽春》

話說田中桂海棠一賦，眾官抄寫，皆羨他的才情淵博，不期動了一個人擇婿之心。這人是誰，乃是朝中一個有權的宰相，姓張，名守丞，湖廣巴陵人，學士高拱、王錫爵，都被此公所害，真個勢傾朝野，人人畏懼。生有兩女，長名倩雲，次名碧雲。倩雲貌陋而多才，碧雲無才而貌美。當日見田中桂如此才華，因與夫人說道：「倩雲今年十八，碧雲十六，俱已長成，尚未婚配。新科田榜眼甚有才情，不如與他聯姻，甚是相宜。」夫人道：「還是將大女配他，二女配他？」張閣老躊躇道：「大女多才，惜乎貌陋，二女貌好，惜乎無才。還是將那一個許配的好？我有一個道理在此，這婚姻是個大事，不可造次，如今將他二人名字寫了，對天焚香，拈著那個，便將這個去說媒。」夫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叫了丫鬟，擺了香案，將紙二塊，一寫倩雲，一寫碧雲，張閣老對天焚香默祝守了，信手拈起一闕，卻是碧雲二字，遂對夫人道：「是碧雲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碧雲，就遣人去說媒。」張閣老想何人去好，想了一會，就叫差人去請吏部李希聲來。

原來李希聲是張閣老的心腹。不多時，差人將他請到，張閣老出廳相見了坐下。李希聲道：「老太師呼喚下官，有何臺諭？」張閣老道：「老夫因兩個小女年已長成，尚未得婿，今有新科榜眼田中桂，少年有才，老夫意欲將小女許配他，未有媒妁通言，欲煩貴部做個月老，不知可否？」李希聲道：「這是下官應該效力的。但聞老太師有兩位小姐，不知欲將那一位許配田榜眼？」張閣老道：「是第二小女。」李希聲道：「如此下官就去，對田榜眼說明，即來回覆。」遂打躬而別。登時來拜田中桂。田中桂見是吏部來拜，親身迎接進去，相見了，分賓主坐下，李希聲道：「小弟有一件大喜事，特來報聞。」田中桂道：「有甚喜事，願求賜教。」李希聲道：「首相張老先生有位小姐，要與年兄聯姻，這事豈非大喜！」田中桂道：「蒙張老先生美意見愛，甚是銜感。但小弟已完娶過了，煩老年臺婉言回覆，容日自當拜謝。」李希聲道：「年兄錯矣，這頭親事，真是當今難得之婚姻，況張老先生居一人之下，滿朝官員，無一個不去奉承，豈有辭婚之理！若說完娶過的，不妨再娶，張老先生的令愛，難道尊夫人還好將側室看不能！況古語說得好：『富易交，貴易妻。』也是人情之常，年兄不可錯了主意。」田中桂道：「非是小弟執拗，昔宋弘說道：『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』光武以萬乘之尊，尚不能強下臣。張老先生若知小弟完配過的，自然另擇佳婿，敢煩老年臺回覆，足見高誼。」

李希聲見田榜眼執意不允，不悅而別，不象做媒，好象自己的女兒沒人家要的一般，又羞又氣，轉身來回覆張閣老，竟將「娶過」二字收起，只說田榜眼自恃其才，不肯允親。張閣老聽了，大怒道：「這個小畜生，如此狂妄，敢忽視老夫！若是他有事，撞在我手裡，管叫他悔之無及！」李希聲道：「下官有個愚見在此，不知老太師意下如何？」張閣老道：「貴部有甚高見？」李希聲道：「如今朝中，似老太師這等名望，再無二人，皇上倚藉老太師，重若丘山。下官久聞小姐才名，不若將擇婿之事，啟奏聖上，再將小姐的詩文，呈之御覽，那時聖上做主，把才女配才子，田榜眼有口難辭，更見老太師的手段。」張閣老聽了這話，要顯手段，也不想許配是二小姐，有才是大小姐，竟含糊說道：「貴部所言甚妙，明日早朝，老夫攜了小女的詩文，親自啟奏，奉旨聯姻，看他如何推托。」李希聲道：「老太師若如此，他自然難辭，下官權且告別。」遂打躬而退。

張閣老要顯威權，就叫大小姐將詩文寫了一冊，次早入朝見駕，便將欲與女兒完姻之事並詩文啟奏過。皇上把張小姐詩文細閱了，說道：「田榜眼果稱佳婿，卿女如此才情，叫甚名字？聯即傳旨，命田中桂入贅便了。」張閣老恐大小姐貌陋，日後召見不雅，遂將二小姐名字奏道：「臣女名喚碧雲。」皇上道：「卿退朝回去，準備贅婿，朕傳旨擇日，送田中桂來完姻便了。」張閣老謝恩而退。

真個是聖諭如雷，一聲傳旨，大小官員，皆知道奉旨命田榜眼入贅相府為婿，田中桂聞得此信，手足無措，因想道：「我已娶過虞寶玉為妻，豈有拋妻另娶之理！況寶玉為我受了多少辛苦，豈我今日身榮，便另擇美配，於義有虧，於理不合，且我父母年老，遠離數千里，豈可置之度外！不如上本辭官辭親，去贖父母回來，豈不甚好。」遂提筆寫本道：

臣聞孝為百行之先，義乃一身之本，不孝不義，虛生天地之間，上不足以報君親，下不足以對妻子。念臣襁褓短材，荷蒙聖上隆恩，叨居榜眼，尺寸之功未建，犬馬之報未伸，仰天有愧，顧影自慚，雖肝腦墮地，不足以酬天恩於萬一。昨接諭旨，遣臣入贅相府，臣受恩感激，百身難辭。但婚姻有一定之禮，已娶不容再娶。臣自幼聘虞按察某某之女為妻，業已多年，久同甘苦，糟糠之義難忘，前訂之盟莫背。且臣父蒙聖恩寬宥，遠謫寧古塔，已經三載，人子思親之念，不異人臣戀主之心，數千里骨肉分離，寸腸欲斷，願將冠帶，求贖父愆，恩准回鄉，功同再造，臣與父母妻子，耕田鑿井，同祝聖祚於無疆。至於張學士招贅之榮，臣探之孝義二事，斷不敢就。伏願皇上，俯鑒臣心，降詔另選，臣不勝惶悚屏營之至。

田中桂上了辭官之本，皇上覽過，不期發在張閣老處票擬，張閣老見了此本，又啟奏過皇上，皇上御筆親批道：

這本悖旨忘君，著實可惡，發刑部勘問。

旨意下了，張閣老即時差錦衣衛，將田中桂拿問。田中桂忍氣吞聲，無可奈何，父母不曾救得，妻子不曾報得，白白將前程革去，悔之無及。然雖悔之無及，畢竟於心無愧。大凡世上的人，行了好心，自然有好報，今田中桂為了孝義二字，上本辭官，不期觸了聖怒，倘若竟無挽回，竟無救援，則《金蘭筏》一書，不足傳世。不知田中桂行了一片好心，自然好報。要知田中桂如何挽回，如何救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客有與予談曲者，詢予云：「何以謂之曲？」予曰：「曲者，折也。」客曰：「然則曲之一道，義取折乎？」予曰：「然。」豈獨曲哉，即如《金蘭筏》一書，曲曲折折，全無半點粗疏。至二回，則又曲中之更曲也，風流蘊藉，跌宕多姿，然後知曲則折，折則秀，秀則吐氣如蘭，口齒生香矣。有率筆力文者，當取此回熟讀。